

[情迷张爱玲]

张爱玲的上海舞台

Zhang Ailing de Shanghai Wutai

李岩炜著

文匯出版社



[情迷张爱玲]

张爱玲的上海舞台

Zhang Ailing de Shanghai Wutai

李岩炜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的上海舞台 / 李岩炜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9 (情迷张爱玲)
ISBN 7-80676-353-8

I. 张...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987 号

“情迷张爱玲”
张爱玲的上海舞台

作者 © 李岩炜

责任编辑 © 陈飞雪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责任出版 © 王春晖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50号(邮政编码 200002)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次 / 2003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850 × 1168 1 / 32

字数 / 160千 印张 / 7.25 印数 / 1-6000

ISBN7-80676-353-8/G · 179 定价: 16.00元

目录

【第1章 上海旧事】

假如回到张爱玲的时代◎002

上海的城市时光历程◎013

【第2章 上海人】

读者◎018

公寓人家◎022

弄堂日脚◎027

【第3章 故居】

溯源◎036

追寻：康定东路、常德公寓、长江公寓◎040

【第4章 海派的文学时尚】

海上花开◎062

鸳鸯蝴蝶戏◎066

新感觉◎071

海上花落◎076

【第5章 女作家们】

三个叛逆女性◎082

粉墨登场◎094

【第6章 性情篇】

喜欢◎106

无线电里的背景音乐◎109

下午茶◎115

电影缘◎120

【第7章 半生缘】

爱◎130

婚书◎133

鸿鸾禧◎138

川嫦与思珍◎142

【第8章 时装】

时装藏◎150

张爱玲的时装流程◎155

时装人生◎161

【第9章 饮食】

谈吃◎170

女作家食谱◎177

食物的性格◎182

【第10章 街景】

街景◎190

静安寺路◎195

市三女中◎200

电车上◎204

【第11章 过去与现在】

· 二十一世纪的张爱玲◎212

永远追逐不上的时尚◎220

【第一章 上海旧事】



这是1943年的上海，这一年，太平洋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将上海变成了一座孤岛，风雨飘摇之中，有惊悸、有伤痛、有反抗、有激奋、也有沉默，而公寓洋房和石库门亭子间灶披间的日常生活似乎仍是安稳恬静的家庭生活。

——《金锁记》

假如回到张爱玲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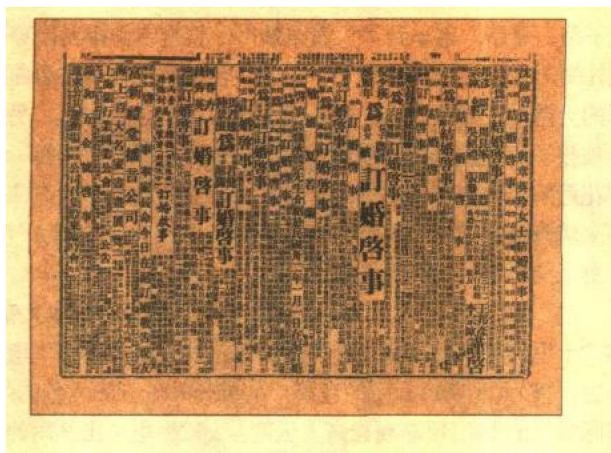
翻开当日的报纸，不是天天登载电视节目预告的《新民晚报》，也不是充斥俊男靓女时尚信息的《申江服务导报》，而是没有彩版和套红标题、纸质暗黄的《申报》和《新闻报》。

在1943年的时间标记下，每一个版面都密密麻麻挤挤挨挨着各种各样的广告，大新公司的司麦脱衬衫、林文烟老牌花露水、鲜大王酱油、维他命饼干、爱皮西（ABC）糖果，雪花之王蝶霜、百雀香粉、绿宝香脂和王丹凤头系花绸蝴蝶的笑脸——“我爱用银星香皂”；李香兰主演的电影《迎春花》，大光



1 《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是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影响广泛，普通市民口中的报纸都被称为“申报纸”。

明隆重献映陈云裳白光主演的《桃李争春》；新世界皮件商店开幕了！君子择食，红棉酒家；花柳白浊患者注意；金刚公司大减价最后五天决不展期；并排的粽子广告有乔家栅粽子、永茂昌粽子大王、鼎新园粽子大王和冠生园的豆沙粽、咸肉粽、莲蓉粽、枳水粽和火腿粽；人参汤的刊头广告下面，是“山本元帅国葬典礼，各地日侨哀悼致祭”的新闻标题；“谷大使飞抵东京”的新闻标题旁边，则是图文并茂的“蚊子来了”的帐子公司广告；每日新闻社招聘编辑实习员；招三轮车夫酱油推销员驾驶员、女店员女秘书女职员女佣、抄账员练习生教员股票从业员；大衣翻新、搬场运货、皮货木器打字机派克笔旧货煤球无线电洋房出租厂房出售真红木房间家具一套……



1 《申报》上每天都登载着这样密密麻麻的结婚和订婚启事

挤挤挨挨的还有结婚和订婚启事，毕云海程妙龄订婚启事，朱燕春夏绿天订婚启事，李眉吴漾敬告亲友启事，秦新予王叔强为子宣是女芳瑜订婚启事，林康侯闻兰亭袁雁登三老同时证婚，模范联合婚礼……下一个版面通常又是“王宅报丧”、“张宅报丧，恕补不周”的丧事启事，红白大事、喜悲之感如此接近地排列在一起，热闹而拥挤的，像舞台上的序幕与尾声，中间隔着的似乎只不过是短暂到无知无觉混沌沌的一片空白。

每天的报纸都有厚厚的几大张，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字下面是红红火火热闹喧杂的生计日脚，战火燃到了家门口，世道是不太平的乱世，但是人还一天天地活下去，饭也得一天三顿有的吃，一切都不能阻挡这蓬勃的生机希望。

若是在晴朗的午后，乘一路有轨电车穿行上海，从起点站的虹口公园出发，要经过乱纷纷的阿瑞里、横浜桥、大德里、老靶子路、蓬路，电车到了天潼路站，一直坐在前排座位穿长衫戴礼帽的老先生拖着胖身子下车了，转眼就拐进马路边曲折幽深的弄堂里，弄堂口的一边是馄饨摊的热气袅袅飘起，另一边是被孩子们围成团的小热昏的吹拉弹唱。又有手里拎一把小碎花遮阳伞穿白洋纱旗袍的年轻太太怀里抱着婴孩上车来，坐下来就隐隐飘过来一阵雪花膏的香味和弄堂人家的烟火气、孩子身上的奶香。

过了外白渡桥，是南京路外滩，景象开始奇迹般地大变，号称“十里洋场”的繁华热闹扑面而来，西洋式的高楼大厦一幢连着一幢，大光明影戏院的巨型广告牌子闪着五颜六色的灯光，国际饭店的24层顶端巍巍高入云间，大世界传出热闹的锣鼓乐声，四大百货公司里的自动电梯上上下下、人头攒动，马路上牵着狗散步的洋妇人和梳着一丝不苟爱司头的时髦丽人擦肩

而过……电车一路开过去，抛球场、浙江路、虞洽卿路、马霍路、斜桥总会，到站的铃声频频响起，一路都有着西装领带、夹公事皮包的写字间先生和擦着鲜红嘴唇膏的白俄打字员小姐上车下车。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上车的母女俩是刚从新新或永安百货公司里采购出来的，坐下来就仔细地检点着一样样的东西，旗袍料子、斗篷、皮鞋、镶钻的水晶胸针、枕头套、窗帘布，母女俩的眼光都是谨慎而挑剔的，仿佛面对的是年轻追求者复杂的家底。

接下来是爱文义路卡德路角、戈登路、爱文义路赫德路转角，终于到了终点站：静安寺。静安寺又是一个热闹地方，电车空荡荡地吐着气当当地走远了，马路上是黄包车的来来往往，出租汽车的飞驰而过，行人的悠闲与匆忙，百货公司门口用来招揽生意的留声机里的歌声和路边小贩的叫卖，静安寺的高墙内时隐时现传出的诵经与木鱼声声……



↑ 静安寺里虔诚的女香客

如果不打算到寺庙里烧柱香，在木鱼诵经声中冥思片刻，可以去百乐门跳下午场。午后的百乐门，乐队奏响的仍是不紧不慢的美国爵士乐，年轻的舞女坐在舞池边等着舞客的邀请，神情多少还有些慵懒，小郎们伶俐地穿梭于大厅内外，手里拿着刚买回的香烟或点心。傍晚的高潮时刻还为时尚早，真正的头牌大舞女还未出场，不如就在乐曲中跳一两支闲散的华尔兹吧。

1908年，南京路路面铺上了锃亮的铁轨，由英商投资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出现在上海街头，从静安寺出发，向东穿过繁华的南京路，直到终点广东路外滩，全程6.04公里。当时的乘客大都是黄包车的老主顾，因为受到“电车带电”的威吓而驻足再三，后来经不住电车公司对乘客免费赠送花露水和牙刷的诱惑，终于踏上了现代交通的快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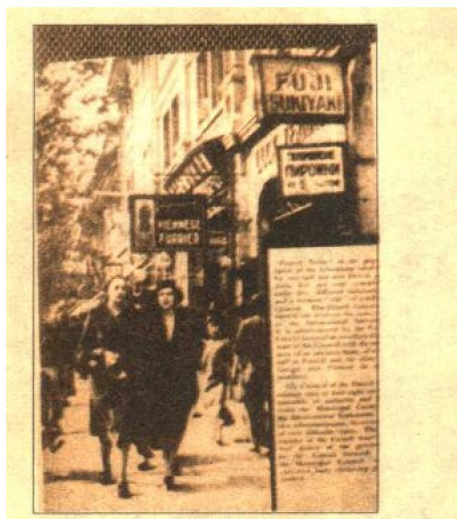
要是去咖啡馆里坐坐呢，就去沙利文或不远的起士林，自动选曲电唱机里放的是最新的欧美流行歌曲，在幽静的火车座坐下来点一杯咖啡、英式红茶或是奶油冰淇淋，看看周围，三三两两的“孵客”闲散地坐在临街的落地窗前，悠悠地听着音乐，面前摆着已经添了几次开水的咖啡杯，消磨着又一个略显惆怅的下午。

不远处的赫德路口，一幢西式的六层公寓楼上，是年轻的女作家与她中年未婚的姑姑的家，朝东的阳台下面，就是电车热闹的来来往往，马路上的各种喧杂声阵阵飘上来，窗内却是安静的，只有厨房里传过来开水在灶上即将烧开的呼呼声。年轻的女作家正在桌前喝着茶，写着字，她停下笔去厨房照应开水，顺便瞟一眼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几只衣袖在微风中飘摆招摇着，又有水滴顺着衣袖缓缓落下来。午时她刚从菜场买了小菜回来，一样样都摊在菜案上，紫红叶子的苋菜、雪白的豆腐、新鲜的肋排骨，晚饭时用来煨萝卜，还有从隔壁起士林买来的牛角面包，是下午茶待客的主角。

傍晚时分的弄堂人家里，闲来无聊的太太一边结绒线一边打开了无线电，小小的旋钮一路旋下去，周璇娇柔的四季小调、李香兰回转的高音、龚秋霞的《蔷薇处处开》就排着队地涌了出来，接下去还会有白光、吴莺音、姚莉，歌都是好听的歌，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女人是怎么过日子脚的，太太想着，空下来的时候她们也给孩子结绒线衫吗？天天也等着丈夫早点回家吗？再旋下去是姚水娟尹桂芳竺水招的绍兴戏：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周信芳的《空城记》、大百万金香烟空中书场和杨乐郎空谈，新闻播报的是政界要人行踪和战情近况，这些离石库门里的居家安谧都远，听听也就过去了，还是听听留声机里的西洋音乐吧，

先生关照的，不懂也要学着听听。

若是厌了，放下手里的针线，随手拿起茶几上的杂志翻翻，是先生常常在下写字间的路上买回来的《紫罗兰》、《小说月报》、《万象》和《杂志》，徐讷和张恨水写的小说太太是要看的，还有一个女作家，叫苏青的，她写的《结婚十年》蛮好看，怀孕生小囡和夫妇争吵打骂吃醋都写得真真的，的确是过来人，就是太大胆了点，所以她的书总是一出版就卖光了。听说她还编了本专登散文的杂志，上面有另一个女作家张爱玲的文章和画，她自己也在上面写，记着什么时候叫先生买了回来看看。



↑随便问一个外国人：“你太太的皮鞋是在哪儿买的？”“霞飞路。”“哪儿有最时髦的衣服？”“霞飞路。”“哪儿做的发型最优美雅致？”“霞飞路。”（《上海柴拉报》1929年11月13日）

而先生此时也许正巧走出写字间，却不忙着回家，而是约了一个年轻的女子，一同乘了黄包车去看电影，大华离家太近，大光明十有八九会遇上熟人，还是去平安大戏院，那里正好在放《同是天涯沦落人》，要不就去卡尔登，看费穆导演的话剧《小凤仙》，看完了就近去凯司令吃西点。

先生叫黄包车的当口，女子在路边侧过身掏出小粉镜来照一照，新做的爱司头还是一丝不乱的，脸上的粉也没有花，等到了电影院里，再去洗手间补补唇膏，今晚一定要拖他去百货公司把那支夜都会螺旋唇膏买下来，顺便再挑两块衣料。

黄包车来了，先生扶着女子先上车，然后，在他上车的瞬间，他心虚地朝两边望望，娴静的太太坐在家里的画面在他脑海中转瞬而过，女子妩媚的笑正对着他，他心中的快乐即刻就荡漾开来，跃身坐到了女子的身边。黄包车在朦胧的夜色中驶向一片霓虹灯的世界。

如同一处乡间的特有景致是田野、麦浪、高山、清溪、微雨中安静的农舍和朴素秀丽的农家少女，或如一个小城的特有景致是深巷、小桥、青石板路、茶楼里传出的吴侬小调、小户人家年轻妇人提着一篮蔬菜的袅娜背影，上海这个都市的景致则是弄堂、舞厅、电影院、百货公司、时髦丽人、小报记者、叫花子和三轮车夫、画刊上的时装和广告、留声机里的靡靡之音、有轨电车错综复杂的电线纹路、七十二家房客的家家长短、亭子间的男女私情、文艺青年的激进理想和浪漫小说、娘姨的苏州话和二房东的宁波腔、旗袍的长长短短争奇斗艳……夜晚的霓虹灯成街成片地闪烁起来，照亮了半个上海滩，女子的忧愁和男子的寂寞都被遮掩在鲜亮的灯光里，像天上的月光一样，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了。

这是1943年的上海，这一年，太平洋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将上海变成了一座孤岛，风雨飘摇之中，有惊悸、有伤痛、有反抗、有激奋、也有沉默，而公寓洋房和石库门亭子间灶披间的日常生活似乎仍是安稳恬静的家庭生活，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里依然是琳琅满目，国际饭店的晚餐时刻依然觥筹交错，大光明影戏院里依然在上演着美国好莱坞的爱情片，沙利文和DDS的咖啡也依然香浓醇厚。尽管上海此时已经度过了她最繁华亮丽的时刻，尽管许许多多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都远去了重庆、桂林、香港或纽约，尽管几年后她就遭遇了巨大变革渐渐面目全非，但是，此时的上海仍然是一个繁华未尽美丽如旧的城市，如同日落之前的夕阳，惆怅中依然有无尽的灿烂霞光，短暂而记忆深刻久远。



†《万家灯火》的剧照

那个时代，在今天时尚的年轻人的眼睛里，仿佛是上海的一段最辉煌最有情调的时代，是任凭怎么努力也回不去的时代。今天的咖啡馆里飘出的清香、夜总会里的燕舞莺歌、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闪烁，都是从这个时代的角落里费尽心机借来的，今天女子的迷梦眼神和时髦发式都是那个时代的复制品，那个时代还有很多东西，久已流落到了香港、台北和更遥远的纽约与多伦多，留在我们今天的城市里的点点滴滴时尚的碎片，还在年轻人的眼目之外，也许要等到一定的年纪，才会蓦然发现。

但是，那个年代的繁华世俗，是我们触摸不到的，我们捡拾到的只是几粒尘埃，一点光和影的模糊印象，一点眼梢的浮动，一点裙裾的飘摆，仅有的，就是这些了。



↑ 抗战结束后，展示小市民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的电影获得了观众空前的喜爱。图为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照。

这一年，张爱玲二十三岁，已经与父亲脱离了关系，母亲则在国外生死不明，她从香港的大学里回来不久，与中年未婚的姑姑生活在一起，刚刚开始了一场前途渺茫的婚姻，写了一些小说，在当时的几大小说杂志《紫罗兰》、《万象》、《杂志》、苏青主编的《天地》、《苦竹》上都留下了名字，又趁势出版了两本书，大大的出了名，尽管还年轻，但是对于眼前的光景，她自有她的评价：“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语气是沉重了些，但是，她还说了：“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她的话，就像一个预言一般，很快就实现了。

↓ 1934年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此时路口北向的爱丁顿公寓还是未来的景观，路口南向的电车厂已有了多年的历史，“电车回家”的热闹景观要到十年后才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

